

同/心/小/说/馆

钟家祖居在特殊年代里，被外人窥视、占有。继后拆迁问题、如何赡养老人……层出不穷。女主人公钟淑惠总是与人为善，体现了做人上的古朴风格。小说情节曲折生动，是一部贴近现实的京城市井小说，一部有着京腔京韵风味的生活画卷，更是一部演绎胡同人家争夺家产、风波迭起的情恨秘籍。

# 四合院

秘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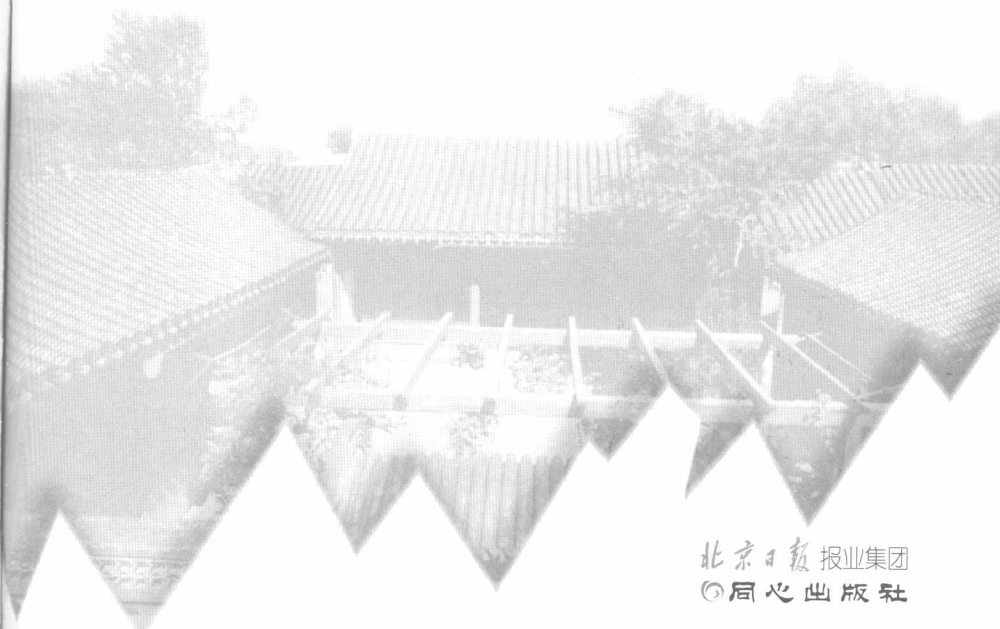
李惠薪 著

北京日报 报业集团  
同心出版社

# 四合院

## 秘事

李惠薪 著



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 
同心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四合院秘事 / 李惠薪著. —北京: 同心出版社, 2008  
ISBN 978 - 7 - 80716 - 726 - 6

I. 四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52817 号

## 四合院秘事

---

出版发行: 同心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南小街 6 号楼 303

邮 编: 100010

电 话: 发行部: (010) 65255876 65251756

总编室: (010) 65252315

印 刷: 北京市耀华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版 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版

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: 8.5

字 数: 220 千字

定 价: 18.00 元

---

同心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,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钟家的房子在百花深处的紧西头，西屋的后房山和院墙与一段窄胡同相邻，北口通到大马路上。百花深处是胡同的名字，通常胡同都是两三个字，四个字显得长了些，平时人们都说百花深处，将胡同两个字免掉了。其实呢，这是一条不长的胡同，既没有显赫的宅门大院，也并非花团锦簇，连棵绿荫覆盖的大树都没有，可以说名不符实。钟家的院子里有两棵树，西边是棵甜石榴树，东边一棵枣树，都是钟老太太栽的。虽然枣花、石榴花没有浓郁的花香，但每年秋天，硕果累累的时候，红黄相间的石榴，绽开了笑脸，串串嫣红的大枣挂在树梢，常会吸引胡同里的人驻足仰望。

百花深处虽然不是贫民窟，但是自从有这条胡同以来，就没有住过什么达官显贵、日后发迹的富贾，甚至文化名人。钟家的房子是妻子的祖业产。安玉林是独生女，父亲是白洋淀的农民，由于脑筋活泛，倒腾荷叶、菱角、莲子，后来发展到建筑业需要的苇箔，积攒下来的钱，置办了这个小院。当时主要看中了宽敞的院子，可以堆放杂物，成了货栈。三间北房十分破败，经过了翻修扩建，将原是棋盘芯的房顶，换成了一色的青瓦，东房两间只是稍加修整，棋盘芯的房顶没有动。原来这种房顶只周遭是瓦而中间是灰抹的。门道及临街的小房都没有改动。

老钟也是白洋淀人，与安家是近邻，从小看着长大的。他的父亲是水乡的教书先生，在当地也算是有文化的人。老钟人长得周正、宽厚，在当地读过几年书，写得一手好毛笔字，来京后，为老安家的苇箔铺管账，后来又当了倒插门的女婿。

最初钟家开铺子时，整个院子都是自家占着，刘姥姥最先搬

进了小南屋，什么时候搬来的，淑惠不清楚，好像从她记事起她就是住在院子里的房客了。据老钟太太讲，刘姥姥生了儿子后，与男人吵架，从老家三河县跑到了北京当奶妈子。起先跟着一位海军军官，后来军官调防去青岛，刘姥姥不想离开儿子太远，急着找房，那时钟家老大生下没有多久，奶不够吃的，互相帮忙吧！钟家从没有收过刘姥姥的房租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刘姥姥讲话难免有时偏袒钟家。她比钟老太太年长几岁，两个人是无话不谈的老姐妹。

东屋的白茹珍是后搬进来的，淑惠记得她在卫校读书，那时是住校。一次周末回家，看见东屋走出一个瘦高挑儿、水蛇腰的女人，冲她满脸堆笑地说：“三姑娘回来啦！”

她还纳闷呢，以为是白洋淀老家的乡亲们来了，有时会暂住在东屋，谁知白茹珍竟住下不走了。事后母亲告诉她，白茹珍家住房发生了困难，其夫华宝生所在工厂全部西迁，他们家有特殊情况不能随厂迁走。他们急于找房，朋友托朋友，辗转找到这儿，那好听的话都说尽了，碍着面子、人情，不能推辞，好说歹说搬进来。凭良心说，开头几年却也相安无事。特别是白茹珍十分会来事儿，那真是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对于钟家格外地献殷勤，这让刘姥姥十分看不惯，常常当着面指桑骂槐地说：“摇尾巴狗！”

谁料到十年浩劫中，白茹珍摇身一变成了革委会的积极分子，她的男人是幕后的狗头军师，净给她出馊点子。十年浩劫的恐怖时期，随便一个莫须有的罪名、意想不到的诬陷、信口雌黄地栽赃……都可以将一个完整的家，顷刻颠覆、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。白茹珍几次将红卫兵小将请进院中，预谋将钟家当作牛鬼蛇神清扫掉，都被刘姥姥挡住了。

其实，刘姥姥并非是倒拔垂杨柳的鲁智深，也没长着三头六臂，当时虽不是风烛残年，但已过六旬，且是一双三寸金莲，缚鸡的力量都没有，更不要说对付几十个红卫兵了。个个都是杀气腾腾，充满“为民除害”的势不可挡的气概。别忘了，刘姥姥

不仅出身红五类，自己当奶妈，她还有一块响当当的军属牌子，唯一的独子就在珍宝岛前线，刚刚荣立二等功，贴在墙上的喜报，还没有掉下来呢！她挺身拦在大门口，声嘶力竭地喊：“我在这院里住了近三十年了，对钟家知根知底，他家不是黑五类，也不是牛鬼蛇神！你们可要擦亮眼睛，严防有人搞破坏！”

所向无敌，从没有碰到过障碍的红卫兵，就像一群来势凶猛的蜂群似的，意想不到地遇到阻挡，被搞得措手不及，一时竟找不到北，一百八十度大转变，蜂拥着又闯进了隔壁的家门。钟家的感激之情自不用说，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又无法明确表达。华家夫妇在人声鼎沸的混乱之际，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，刘姥姥却是扶着门道的木隔板，一步步、颤颤悠悠地走回自己房间的。

事后，她回忆说：“那时候我是豁出去了，瞎话篓子就能把好人坑了，什么世道，两天前在街口上听说写《骆驼祥子》、《龙须沟》的作家老舍，竟让这群不分青红皂白的小小子、小姑娘们给打了，逼得他跳了河，什么世道！怎么都是一死，老太太我活够了！”

刘姥姥刚烈的性格，让胡同里的老老少少钦佩，她敢冒着自己的性命危险，说出别人心里想着的，但却不敢说出来的话。江山好改，本性难移！仅仅沉默了两三天，白茹珍在街道上又活跃起来，哪里有批斗会，哪里就会发现她的身影，而且她不是作为一般的群众，每每都会跳出来控诉、指证且声泪俱下。她便成了革委会内定的营造批斗气氛的重点发言人。

不久，一件意外的事情，使得她沉寂下来。一天下午来了一批红卫兵，在她住的东房山上贴了一张大字报，内容是有关华宝生的，上面说那时他在一所技校的总务科工作，是技校的造反派送来的。原来在敌伪时期，他当过日本翻译，由于历史有污点，而没有能随工厂迁往三线，后经多方托人才在技校找到工作。大字报的结尾是：打倒狗特务华宝生！

打倒狗汉奸华宝生！

踏上一只脚，让他永世不得翻身！

小院里顿时安静了许多，华家自觉脸上没有光彩，总是低着头，贴着墙根儿走路。别看刘姥姥事情过去了，她并不记恨着，还像平日一样和华家夫妇讲话，倒让他们有些受宠若惊了。钟家是老实人，曾受到过一次惊吓，胆子小，一直是夹着尾巴做人。再说“文革”中，京城内凡是有房子的人，都统一的呼之为“房产生”。在人们的概念中，房产生应该和地主画等号。革委会的大红纸告示，一茬茬地张贴出来，黑五类、黑六类……谁敢预测，以此类推什么时候就把房产生划进去，还是忍气吞声为妙。钟家对于华家是绝不会采取什么反击行动的，老钟还特地嘱咐了三个孩子。尤其老二钟声，脾气暴，受不得一点儿委屈。老钟怕她惹事，耳提面命地劝说，才没有发生冲突。

钟家并没有摸透白茹珍的心思，她所以要将钟家搞成牛鬼蛇神，其目的是想将他们从北屋赶出来，自己搬进去。“文革”中不少的地方就是这样做的。胡同东头老两口住着三间北房，西房一个瓦匠，有四个儿子，一夜间，就换了房，一直住到现在。这就是“文革”时期的革命举措。白茹珍十分羡慕，摩拳擦掌跃跃欲试，只可惜身边无一子女，硬要换房，自知出身不硬，（虽然当时日本翻译的底儿还没有公开）人手也不够，好不容易华宝生又出了请红卫兵抄家的鬼点子，万万没有想到，被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——刘姥姥击破了，虽说心中恨之入骨，却不敢有任何表露，刘姥姥是根正苗红，培养出杨子荣式的英雄的革命老妈妈，蚍蜉撼树，谈何容易。想要自己住北房，看来趁着“文革”的东风是没有指望了，也不能让钟家住着痛快，白茹珍竟然有了新的馊点子。

白从积极分子的名单划下来了，这是双方的损失：革委会失去了一员能说会道的干将，华家也丢掉了不少的好处。革委会积极分子常常私下处理从黑六类家中查抄出来的胜利果实。现在她身上穿的黑缎地、偏襟、黄寿字团花的棉袄，就是抓阉得来的抄家物资。虽被除名，但她与革委会主任、干部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只是不像以前那样有事没事就往革委会跑，也不敢像以前

大摇大摆的了。

她听说工宣队杨队长的儿子桂卫东要结婚，正愁没房子，心想自己住不成北房，也不能让钟家住着那么痛快，就私下建议，让杨队长提出要对换。杨队长的房子也在同一胡同，只不过是两间小南房，离钟家的院子隔着两个门。为儿子娶媳妇心切，再加上又是军属，就把伟大领袖斗私批修的教导扔在了一边，竟然将老钟叫到革委会，那架势不是商量，而是下达通牒。老钟人老实，没敢直截了当地说不字，只推脱说，回去商量商量。老杨显得十分不耐烦，限期一天。

当时家中可以商量事情的只有老伴儿和老三。老大钟海涛平时就极少管家中的事，“文革”中更是紧张，一个月没准来一次，露面时多在晚上，凳子都没坐热就跑了，别看是长子，指望不上。老二大专毕业，正赶上文化大革命，没有即刻分配，组织串连，参加战斗队，她又喜欢显山露水，还参加了学校里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，基本上以学校为家，时间特别紧张，临近要分配的日子，对于家里发生的事更是心不在焉，再说连人都找不到，别看就在同一城市，而且是在一个市区。只有老三，除了医院外，就会呆在家了。

虽说老二比老三淑惠大三岁，但由于生日小，晚上了一年学，高考又复读了两年，建筑大专读了三年，这样就比妹妹晚毕业。平日淑惠寡言少语，显得有点儿腼腆，偶尔在激动时讲话，还会有点儿口吃，父母一直都把她当作孩子看。谁料关于换房的事，她却拍着胸脯说：“明天我去革委会！”她自己回来后，没有绘声绘色地描述谈判的全过程，但她满有信心地告诉二老：“不换！”

在革命委员会工作的一位妇女私下里和人们议论，别小瞧了钟家老三，那可真是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当时一屋里有十几个人，比三堂会审还邪乎，鸡一嘴鸭一嘴的，她居然稳住了阵脚。她不是靠着强词夺理、跺脚骂人，别瞧年岁不大，还挺懂政策，她说钟家不属于房产主，因为不是靠房租收入吃饭，出租



仅有两间房子。她又问，工宣队长儿子结婚有困难，需要换房，有没有政策，是谁的指示，弄得屋里的人哑口无言。

真可谓：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钟家满以为又闯过了一关，没有料到对北屋怀有觊觎之望的人岂肯轻易放手。他们沉默了一段时间，但没有闲着，仔细地窥测机会，瞄准了钟家的软肋，开始了新一轮的进攻。这回主攻目标是钟老太太，而且是趁淑惠参加医院组成的抢救流脑医疗队，赴广西宾阳的三个月中。他们连威逼带胁迫，以借房结婚为名，桂卫东占了北房的西套间。当淑惠风尘仆仆地从广西赶回时，早已生米煮成熟饭，她没有埋怨父母，知道那样做会给他们心灵的创伤上洒盐水，她无权要求他们去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。她故意表现出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，仿佛她去医疗队前钟家一直是住着两间北房，表面上家里十分平静。这时钟声已被分配到甘肃了。

老钟私下里对老伴说：“患难见真情，老三是个忠厚、孝顺的好孩子！”讲这话时，他的眼里是含着泪水的。

如今二老相继离开了人世，他们都是世俗凡人，除了琐碎的日常生活，柴、米、油、盐，东家长，李家短……他们不可能预料到，十年浩劫，也包括朝令夕改的房屋政策，这个西套间竟然埋下了巨大的隐患。

北京是中国的首都，是祖国的心脏、党中央的所在地，“文革”凶猛的大火一旦点燃后，是难以有识别、选择能力的，不分青红皂白，火焰吞噬了它所遇到的一切，舐光了一切……大火过后，剩下的都是散落的冒着浓烟的灰烬，再想恢复古都的原貌和她所拥有的丰厚的、深邃的底蕴，绝非一朝一夕之功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具有京城特色的建筑——四合院，不仅是遭受冷落，毫不夸张地讲，而且是被拆毁、破坏，除了少数被高级领导使用的院落外，大部分都败落不堪，在院内私搭乱建，早已面目全非，那些不成规矩的小四合院就更不在话下了。而这只是从外部结构上看，在所有权的更迭上，同样存在着一定的

混乱。

十年浩劫期间，将私房统归房管所管辖，其中除包括出租房间超过规定的15间数，列入私改的房产主外，也有“文革”期间强占、抢先硬行搬入的……全部搜罗在他们的管辖范围之内。家家都有房本，房主也要交纳房租，虽然房租非常便宜。鉴于那时老百姓都实行低薪制，房管所有一项非常繁重的工作，就是要负责管片内的大小房屋的维修，尤其是雨季到来以前，他们都要认真检验，发现隐情，防患于未然。所有的修缮工程，甚至就连翻建都是免费的。那时江青疯狂鼓吹“宁要社会主义的草，不要资本主义的苗”，市面上找不到个体工程队的影子，因此只此一家——房管所工程队。

千万不要太天真，以为那时候高喊革命口号，办起事来就秉公守法。错！具有近五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，贪污腐败早已找到了孳生的沃土，像蛆虫一样，是无法根绝的，凡是与房管所能套上亲戚、朋友、哥儿们，甚至是同学、战友的，只要稍有表示，所发各种票证——肉票、粮票、烟票，副食本上的芝麻酱、鸡蛋，过节特购的瓜籽、花生……都是上得了档次的进贡物品。那年代，绝大部分人的薪金都在五十元上下，能挣六十几元就算高薪了。

常言道：“吃着人嘴短，拿着人手短。”如果所住房屋需要修缮，当然是做过打点的，房管所反应就会速度快些，不仅快，工程方面也会优待。如果只要求换倾斜不严的门窗，他们会自动扩大工程范围，将原是纸窗户的一律换上玻璃的；如果后山墙裂了缝，他们能把房顶拆了，加高，房山向后推，加大住房面积。北京人可不是傻子，个个长了毛都比猴子还机灵，他们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，不是他们不愿意或者不喜欢说俏皮话，而是不敢说。谁不懂得县官不如“现管”这个浅显的道理，如果一时按捺不住，讲了怪话，快乐快乐嘴，那就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就连和泥、递料的小工的耳朵，都是接收器，那时收录机还是凤毛麟角呢！万一自家住的房子出了问题，找房管所可就难了，虽不至于

房倒屋塌再来修理，可万一下起雨来，屋外大下，屋里小下，家什、被褥全部淋湿了，也够人一呛。

百花深处唯有刘姥姥天不怕地不怕，看见在胡同里干活的房管所的人，就会扯开嗓门大声嚷，故意让他们房上房下的人都听得见，事后她一本正经地说：“省得让他们传话，再走了样。”

“……这辈子我后悔，没有多生几个儿子，光有当兵的不成，还得有房管所的，老太太要不然也不至于几十年都憋闷在这小南屋里！”

干活儿的泥瓦匠们哭笑不得，事后他们解嘲地说：“论岁数咱们给她当儿子也不算吃亏。”

不过说句公平话，刘姥姥要是有事找房管所，他们是绝不敢怠慢，如果不能及时来，也会通知一声。人家占着军属的优势，她是绝对不吃亏的。扯着嗓子从百花深处的东头骂到西头，没有人敢岔断她，但她讲理，不胡搅蛮缠，而且从不欺侮弱者。私下里，淑惠曾笑着对她说：“刘姥姥，您要是生在古时候，一定是绿林草莽中的女大侠！”

“三姑娘，你这是糟改大妈，就我这双脚！”刘姥姥佯装气呼呼地说。

“这您就错了！”淑惠依然坚持，“三寸金莲照样飞檐走壁。”

要是搁在别人身上，刘姥姥早就大骂不绝声了，甚至扔出了扫帚疙瘩，对淑惠总是例外，伸手去拍她的后背说：“这姑娘！”

正是房管所无偿地维修为日后归属引发了一些麻烦。十年浩劫结束后，各行各业都在理清楚被搞乱了的秩序。房屋管理也不例外，无端地在“文革”中被剥夺了产权的房主，开始归还产权，但在十年浩劫中，大多数房屋都曾进行过维修，房主在收回产权时，必须付清维修费用，应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还有一个麻烦的问题是，房主只能收回产权，不能收回房屋。当然自家使用，问题较简单，难就难在有他人住着。这里又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是“文革”前承租的老房客，一种是“文革”中的强

占户。钟家的院子就包括了这两种情况。

按当时的房屋政策，钟家可以收回整个小院的产权。维修部门送来了清单，十年浩劫，再加上政策酝酿出台一共十多年，维修费竟已上了千元。钟家是难以承担的，当时老钟不仅退休在家，还两次发作脑血栓，左侧下肢活动不灵；祸不单行，小鹏当时已寄养在家中，老钟看病那时尚可享受公费医疗，但小鹏得自费，其母又不定时寄钱！应该说钟家尚有一点积蓄，但不能都花在房产上，那时买房的高潮还没有形成呢！人们对于摇摆不定的政策，犹如被风吹动的灯影似的，飘曳无常，难以琢磨，特别是买回产权还要带着那些令人头痛的房客！政府对于房租限制很严，不得涨价，如果房屋出现了坏损，房主必须及时修缮。十年浩劫的阴魂并没有完全荡涤干净，房客依然是大爷，房主虽不能说是孙子，但却明明地矮人一头。房客要说房子漏，房主必须找工程队来，尤其是诡计多端的白茹珍，钟家娘儿俩合起来也不是她的个儿，何况她身后还有日本翻译、狗头军师华宝生呢！

安玉林和老三商议的结果：南屋、东屋都不要产权，北屋西套间，母女俩的意见不谋而合，要回来！那是“文革”期间强占的自住房，政府已出台了相关政策；占房者所在单位应尽快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。话虽这么说，红头文件也确实实地发到了各个单位，但真正执行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，但这至少在政策上是有了说法，那就意味着有了盼头。

从安玉林来讲，这是自己娘家的祖业产，打心眼里说，希望在自己的手中保持它的完整，看来这种愿望是难以实现了。三间北房原是连成一体的，竟被割去一间，这在她始终是一块心病，如果在自己有生之年，能将西屋收回，有机会再在那房间里，走一走，坐一坐，心病也就去掉了。虽然不能收回，但产权证的蓝图上三间房子是连在一起的，至少对多年来忿忿不平的心绪，是一种慰藉。正如她们母女二人所料，要想收回北屋西套间，必须要走一段漫长的、崎岖的、坎坷的路程。但这路程会出现什么却绝非是她们所能预料到的！

老钟在世时，房子连个眉目都没有跑出来，有些情况还不敢当着他的面说，怕他着急上火，高血压脑血管病人，最怕情绪波动。老钟走了，为了要回西套间，每走一步，双方就像在下棋似的，这不是面对面，而是背对背，娘儿俩都要反复地叨唠，唯恐会出现纰漏。

淑惠乍一去印刷厂了解桂卫东的住房时，差点儿被镇住了，他竟是厂内青工的一面旗帜：彩印车间的工段长，先进生产者，预备党员。她最先到了厂长办公室，顺手被支到房管科，又让她去工会。最后在工会时，她忍无可忍地发了火。“我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发火，我是在求你们，可你们这么大工厂，不能把我当球踢，我有工作，医院里还挺忙，可我不得不过来！”

她质问厂方，为什么不给自己骨干工人安排住房，不能把这任务无休止地摊派到普通职工家庭身上，大的公有制的厂子怎么能和一户普通人家相比。工人阶级是应该高风亮节的呀！她接连到厂里去了三趟，暗想只要锲而不舍，天底下没有办不成的事情，竟然回回都是惹一肚子气。第四次再去的时候，信心已经大减，自认希望虽不能说破灭，至少是已相当渺茫。

医院中的考勤制度是相当严格的，她只有利用有限的存休和下夜班后：如果是用存休倒班，精力体力都能顶得住劲；要是下夜班可就如同霜打了一样，脑子发木，反应慢，三言两语就会被顶撞得败下阵来，只得无果而归、坐在工厂院内的石头凳子喘口气，暗自慨叹自己未老先衰，锐气荡然无存。

突然有一只手拽了拽她的衣袖。

她如梦方醒地发现一个中年妇女站在她身旁，觉着眼熟，却一时无法确切地说清，到底在工厂里的哪个部门看见过，虽然时间不长，但除了车间，行政部门没有去膳食科，全厂几乎都跑遍了。她记住别人有困难，但别人记住她却比较容易，对于一个陌生人风风火火地出现在行政楼里，有些单位虽不直接与她打交道，但关于她的来龙去脉也会有所了解。

中年妇女将淑惠领到办公楼后身，一个偏僻清静的拐弯地

方，说：“我在工会办公室见过你，你在医院工作。”

淑惠愣愣地看着她，点了点头，搞不清楚她的来意。

工会干部长得十分和善，讲话轻言细语，比起那些见着她就没好气的其他人来讲，首先令她打消了敌意。“我在医院见过你，夜里带着孩子输液，正是冬天，你为我们还找了件棉大衣……”

淑惠显得有些局促不安，喃喃地说：“非常抱歉，记不太清楚了。”在值班时，为没有御寒的病人找棉大衣这是常有的事，有时候农村的人来了，没有饭吃、没有旅途费用，她也会想尽办法接济的，虽然她也并没有多少钱。

“是呀！你们治疗了那么多病人，怎么可能记得住呢！”工会干部大声说。随后将手中的一个纸条递给了她。“别打开，回去再看。厂方为桂卫东分了楼房，上面写着地址和楼号，房主的名字是用他爱人的，他们是双职工都在印刷厂，回去吧！”

淑惠紧紧地攥着这张纸条，原想说些感激的话，可又不知如何开口。恰巧有两人从她们身旁走过。

工会干部挽着她的胳膊向厂门口走去，边走边说：“你扎针的技术可真过硬，我那孩子血管特别细，换了三个人，扎了有十针。你是一针见血……”她讲的确实是实情，淑惠扎静脉不单单靠视觉，一双眼睛在寻找血管，重要的是靠指尖的感觉，能够触摸到血管所在位置及深度。不仅儿科，全院都知道她是一针红——讲究针刺进皮肤，顺着纤细的针尖，顷刻间即有鲜血涌进玻璃管中。别看她她是护士，夜间也有用救护车将她接走的时候，就是让她扎这针静脉。

按着人的生理状况来讲，既然有生命活动，体内就会有血液流淌，它们流通的管道是动脉和静脉。而偏偏有的护士将病人的胳膊、脚脖子拍得吧吧响，恨不得都拍青了，也扎不进去，就仿佛血液在这个人身上已经不流通了似的，其实病人的各项生命指标都十分健全，动、静脉血自然流淌得十分畅通，原因只有一个，静脉穿刺技术尚不过硬！现在处理这样的问题十分简捷，绝对不能开救护车去找护士。静脉切开，顾名思义，不玩捉迷藏的

游戏，用手术器械挖出来，这样还省得每天再费牛劲儿扎了呢！但这明摆着有不足之处，切开就得用手术刀、需要流血，有创伤；切开的血管不可能再次切开，而且人可以做静脉切开的血管是有数的，再者花费必然要增加。如今医生手中有一杀手锏，知情同意书，在紧急情况，简单地用大量医学术语，向家属交待病情后，将知情同意书，往桌上一放，限定时间，同意就签字，十有九种情况，家属在双眼含着泪水，视力模糊，即使视力完好也会一目十行，根本不会逐字逐句地去进行推敲。事后吃后悔药的不少，这不单单是指静脉切开，而是包括一切带有风险性的诊治操作和各种手术，当然这都是题外之话。

淑惠真是百感交集，看来桂卫东在厂内已分了公房，这并不是什么秘密，但厂内行政科室没有人能正确无误地讲出来，更不要说开证明了。是有意偏袒，亦或是慑于桂卫东的势力？还是对房主的另眼看待……值得庆幸的是终于得到了确切的分房地址。她拿了这张纸条，就仿佛搞地下工作，得到了重要的机密情况；又像私家侦探为破案寻觅到了关键的线索。在工作日倒休，为的是避免碰见当事人。以远房亲戚为名，去了解情况，她窃喜纸条上的记录完全属实。他们搬来已有半年了，那时还不兴大动土木地进行装修，因为是旧房，只是粉刷了一下。他们住的是一个两居室的单元，同楼门的一位上了年岁的女人说：“男的要升销售科长了，领导照顾提前分了，新的职工楼还没有盖好呢！”

另一位老太太插嘴说：“他家住的是‘文革’房，急着搬家！”

淑惠这就不明白了，既然工厂已经解决了桂卫东的住房问题，怎么会一点儿都没有要搬家的动静，不知道桂家心怀什么鬼胎。西套间的产权自从归钟家所有后，政府即将发好的、统一格式的承租表格，交给房主与承租人各一份，这与旧社会的包办婚姻没有什么不同，愿意也好，不愿意也好，就是冤家对头也是不能分开的。那时的文件表格都是印刷的，没有复印件，更没有伪造的！一式两份，都要盖上各自的印章。自打签订承租契约后，

钟家从没有收过桂家一分钱的房租，这样做是为了日后收回房子，作为最有力的理由。如今这份承租契约却成了一位先进生产者、共产党员免交房租、强占私房的尚方宝剑，每当想到这些，淑惠就会觉着怒不可遏，全身都发热。事后她总结说：“成语讲怒发冲冠，我想一方面头发长点儿，也立不起来，再者我也没有戴帽子，无冠可冲，可我有亲身体会，全身汗毛眼不仅呼呼向外散热，肯定是都立起来了。”

黎雯嘲笑她“当了多年的护士，别讲外行话了。要真那样，人不都成了刺猬”。

按着淑惠的急性子，就要立即去找桂卫东，向他当面公布调查得来的确凿的材料，在她的想象中，他一定是显得十分窘迫，无言以对。

常言道：姜是老的辣！安玉林说：“孩子，要是你，你会是这样，因为你做错了事。而桂卫东不会这样……”

“那他还有理啦！”她还不太服气母亲的看法。

在母亲的劝说、阻挠，甚至是压制下，又延迟了一段时间。他们终于在西套间面对面了。不出钟老太太所料，桂卫东表现的理直气壮，面不改色，心不跳，振振有词地喊：

“……住在这儿是毛主席给的权利，我们有正式租赁合同，单方想撕毁，不可能！确实我厂里有房子，那是工作中获得的奖励，与你们无关！”

爱看热闹是中国人的最大的脾性之一，不管热闹事发生在大街上、商店里，甚至是交通工具上，都会怀着好奇心围观，有时由于专心致志连上班都忘了。搁在如今的外企，肯定会被炒了鱿鱼的。钟家与桂家之争，已酝酿了多日，战争是难以避免的，可以说是长期的箭在弦上，一触即发，这是百花深处居民们所预期的，甚至也可以说是期待已久的！

真正看热闹的人，一般不会去拉架，只是看，顺其势态的自然发展，结果如何他们并不十分关心，因为那与自己切身利益毫不相关，但应该说，每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一杆秤，谁是谁非自有



看法。争吵双方在力量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，桂卫东夫妇二人，都是中青年，特别小桂身材魁梧，声音洪亮，蒲扇大的手掌，扇来挥去，看热闹的人都本能地将身体向后退，恐怕自己吃了瓜络。钟家母女二人势孤力单，淑惠不单单抵不过桂家夫妇，还要分神照顾母亲，怕她被气坏了身体，肯定从气势上无法战胜对方。但她也没有示弱，厉声地告诉他们：“房子是钟家的，国家的政策明明白白，你们赖得了初一，可拖不过十五，只是早晚的事！”

桂卫东更是不服输，跳起脚来，扯开嗓子大喊：“我他妈的就是较这个劲儿，老子不但要住下去，儿子也要住下去，子子子孙孙都要……”

钟老太太被女儿拽着都迈出了西屋的门槛，突然转过身来，大声说：“你以为自己是愚公移山呢?! 钟家可不缺桂家的人来当……”

话没有完全说出来，看热闹的人就都扑哧扑哧地笑出声来，不知哪个嘎小子，细声细气地接了下茬：“孙——子！”

桂卫东夫妇气急败坏，跺着脚大骂。人们见要休战了，陆陆续续地向外走，早有嘴快的憋不住地议论：

“谁让他自己说子子子孙孙都要住下去，他又不姓钟，这不是自己让人抓着话把儿了嘛！”

“好几年了，不拿一分房租，不是没房，真能住得那么坦然，不容易！”话虽这样讲，声音里充满了并非赞许的语气。

“如今这种人也绝非少数，不单是占着私房，单位分了公房，有人还买了房，房子越多越好，跟钱一样，这是不动产！”

……

大多数人的看法；还是倾向钟家，可群众说了并不算数，双方公开“交战”后，相对平静了一段时间。本来桂家已很长时间不到这儿住了，据说老桂也分了三居室，楼房条件比平房强多了。虽说是北房，阳光充足些，可没有上下水道，冬天要生煤炉，大小便还得去公共厕所，十分不方便，但吵架后，为了表示